

我们小时候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革命的，因为我们的确都稀里糊涂喜欢革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一首革命歌里的词。可是到了1966年夏天，出身不好的人突然就不可以走在革命大路上，这的确是一件让人万分痛苦的事，而且万分狼狈，没有大路走，只能在小路上鬼头鬼脑，实在是白天活得比夜晚更伸手不见五指。可是突然有一天明明红五类当得好好地老丹问我，你想不想当红卫兵？他是披着一件棉大衣在校园里路上劈头劈脑问我的，我将信将疑、兴奋无比、小心翼翼地说：“想的！”结果他就领着我们几个都不能走在大路上的黑同学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当晚就做好了红袖章，套在左臂上，斗志昂扬地重新踏上大路。那时，老丹就是我们的领袖，而且是舵手！从猥琐的小路上昂然大路，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帮你。而老丹只是一个剃头师傅的儿子。老丹去世的时候竟然一个也没有通知我们这几个黑同学，那时，他在当建筑工人，我在当教授，他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见他最后日子的苦痛和悲切？

小路

梅子涵

而至少是我，一直觉得他总是雄伟和挺立，侠爽英气，我愿意想象，他现在一定在自己的大路上走得很温暖，因为他给过别人路，虽然红卫兵不好，他给的是感觉，我只是感激那感觉！

当知青的时候，我给上面派来的“贫宣队”提这个意见，还提另一个意见，甚至和他们辩论几天几夜，结果大字报好险被贴到脸上来。于是虽然别人不宣布，我也就自动溜达到小路上去了，反省着，检讨着，忘记了青春美好。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吗？”那时，我是一个烧窑工人，窑上有加煤孔，可以烧东西，我买了一卷面，没有盐，没有油，就买了一瓶猪肉辣酱，用搪瓷碗下好面，把辣酱拌进面里，坐在窑顶第一次为自己隆重过生日。以前都是外祖母煎荷包蛋下面给我吃，从小到大我无法吃厌。现在我自己下面，坐在寂寞的“小

路”边吃。窑的对面就是文化五七干校，不要文化了，文学家、艺术家都到这儿来当种地人，巴金也在。他不仅是种地人，更是站在台上的被斗人。我到对面茫然地看过他被斗。我突然想，我这一点算什么，下辣酱面吃多好啊，于是我把碗里的面吃完了，又给自己再下了一碗。那一个深秋的夜晚，海边天空有密密麻麻的星，我可怜的生日过得开心极了。回到宿舍，又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枣泥芝麻饼，吃完，睡觉，从此，心情又喷香起来，不但有辣酱味、芝麻饼味，还多出了文学味，我踏上文学路，正是由那时徘徊着步出小路开始。一点也不错，一个人的大路，可以是自己灰暗，自己步出，也可以由自己步入。这也许只需要下一碗面的功夫，吃完了面，再吃一个芝麻饼。

在海边的农场，几乎度过十年，革命稀里糊涂结束，运气稀里糊涂到达，可以考大学了。报了名，通过农场的初选考试，然后参加全市的正式高考，可是那位负责写政审材料的党支部书记，却在我的材料上写上了“反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我的第一个朗读会是在海德堡。是个黄昏，天已黑了。大地仍散发阳光和草叶的芬芳。我向书店走去，看到玻璃门里面灯光明亮，陌生的人们在店堂里坐满了。那时是1996年，中国书的装帧远没现在这么好看，所以德国的书店在我眼里尤其漂亮。我看到人们拿着那本书，我的书。门外的好好像在看一幅画。

我很喜欢德国书店里密密排列的书架上，常常会突然发现一个玻璃碟子，里面有一小把水果硬糖。虽然我不怎么吃糖，但那种古老的硬糖，让人感觉舒服之至。一种好像小时候被父母奖励般的愉快，在翻书的过程中再现，是我这样读纸质书长大的简单而根深蒂固的乐趣，水果糖里的话梅糖是首选，橘子糖也好吃。

对“贫宣队”。正好，偏偏又被我看见！那时，已经不“文革”了，贫宣队、工宣队、军宣队都成为羞耻的词，可是他偏偏继续“认真负责”。虽然那些词已经羞耻，但我还是担心录取的时候，偏偏又遇上一个像书记那样“认真负责”的人，那我岂不是又走不上大路，继续在无学的广阔天地里逛，逛到哪一年才真能走进希望，走到被领袖和导师革掉了命的文化里。我是一个要文化的人。我的祖辈、父母，都死要文化！

我找到书记，希望他把这一句话去掉！他说不可以，因为那是事实！我走到农场场部，找到上面，上面也说不可以，因为要尊重下面。我就在下面上面之间跑来跑去。那是冬天，海边寒冷，而且天总是阴沉，我心里阴沉地想：“怎么这样倒霉！”从下面到上面，走的是一条并不窄的公路，可是心里的感

青团的感觉

(德) 王华

正宗的青团，只在清明节才有，是沪上清明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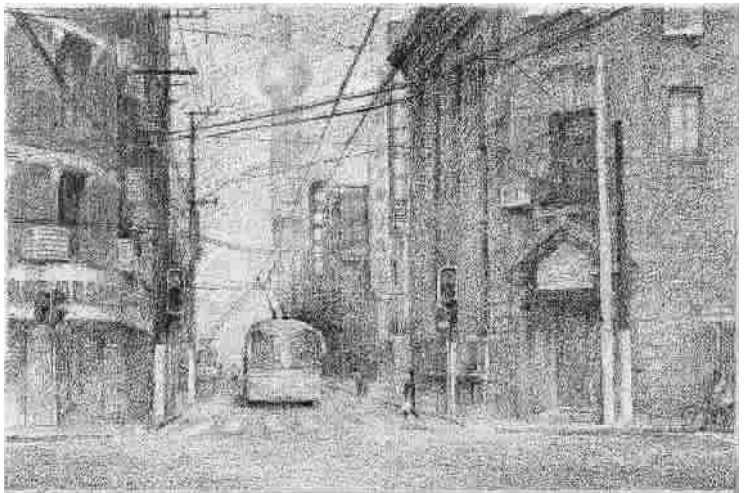
记得那些年，每逢清明节，街上就飘散着艾草的清香。橱窗里一只只绿油油的青团，引得路人垂涎欲滴。青团之所谓“青”，得自它的颜色，源于艾草的液汁。那是一种特别的

绿色，在大自然中很难再找到相似的色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那绿色，深厚而浓重，既意味着春天的生机，又象征着对先人的思念。青团之所谓“团”，则得自它的外形，源于它那球状的造型——线条流畅而圆满，犹如神话中的蟠桃。

青团的口感，极有讲究。咬下第一口，便可见出分晓。好的青团，外层糯而不腻，入口即化；豆沙馅细密而甘甜。那些质量不佳的，外层硬而生，粘牙；豆沙馅粗糙而苦辛。只有讲究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们，才能如此细微地分辨出青团的品位。不然，怎么叫它做沪上特产呢？

那些年，清明节的早晨，买青团是每家上海人的要事。糕团店一早就



九江路的庸常午后

黄石文 \ 图

20路电车从邮局门口开出来，偶尔，滑履在电网上磨出火花，这种平淡的场景让人怦然心动。几十年来，20路电车曾经是南京东路上唯一的线路，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能够看到当年英商电车的“老卖票”，他们谈吐得体，会英文，他们乐天。电车的集电杆常会脱轨，“翘辫子了”，老售票跳下车，身手矫健，拉绳，瞄准，将滑履重新搭上电线。

现在“老卖票”已经都不在了，南京东路成为步行街，再没有公交线路在此穿行。

“清明雨，湿淋淋；祭先人，清明心……”这是乡间老家的老民谣。

又是清明，回乡到西山上扫墓，天下雨了。这雨细细的轻轻的，飘飘洒洒，零碎的雨滴踩湿了山野和心灵。我领着孩子们除宿草、添新土、洒祭酒、点香烛，跪拜磕头，默默地。最后坟头压纸，告诉过路人这家坟地是有后人的。

清明节缅怀老辈逝者，追思恩德与嘱托，心地自然清明朗净了。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遍地都是亮晶晶的声音。我和孩子们都撑起伞，穿过复苏的草坡向北山走去。北山的那片林子里，长着一位种树的老人，人们都叫他杜先生。杜先生参加工作不久，就被错划成右派，一下放就是整整二十八年。当他五十五岁获得平反的时候，他没有返城，而是拿出所有的积蓄植树造林，和乡亲们一起恢复生态环境。他每天用镐声跟山野对话，辛勤的身影重复着寂寞的坡地，脚步没有休止地

清明雨

王忠范



循环着高低不平的春夏秋冬。几年后，杜先生的山坡奇迹般出现了绿云，那样鲜活美丽。这时候他大量培育苗木，不断地分送给乡亲们，不收分文。大家在房前屋后，村旁路边栽果种树，一派郁郁葱葱，树子好像披上了新的外套。“再过几年，咱们这里就是花果村了！”说这话时，杜先生已经七十二岁了。

尽管上了年纪，杜先生还是天天上山，跟林子在一起，他真的成为一棵树了。杜先生七十九岁那年秋天，他在林子中摔倒了，再也没有醒来，永远地睡在他的林子里。

以前这里清明前后无雨、少雨，而现在清明雨变得频繁多了。有人说是杜先生的精神感动了苍天，有人说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小气候。不管怎么说，乡亲们都崇敬和感

激杜先生。

甘于奉献的人谁都不会忘记。每每清明，人们纷纷来给杜先生扫墓，寄托深深的怀念。我和孩子们把自己制作的小花敬奉在墓碑前，恭恭敬敬三鞠躬。此时的雨更加细密连绵，在树枝上滴滴，在草尖上闪闪，又一起渗进了山野。

下山时，我收起伞，让清明雨淋湿自己，点点滴滴都在心头流淌。

香樟

赵玉龙

清明节前夕，香樟都换上了新叶，远远望过去，整个树冠呈现一种蓬勃茂盛的活力。

等到蚕豆可以收获的时候，香樟树会开出细小的花朵来，一簇簇的嫩黄，但不显眼。只是在潮湿的空气中，它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来。那时候，敏感的鼻子，会觉得那是初夏的香味，而感到自豪。有时候，台风光临，香樟会首先被折断，因为它是那样清脆、简单，没有顾虑地生存。但是那样的伤口会有一阵凛冽的清香，让看见的路人，表情遗憾。留在身上的伤口会在时间的医治下自我恢复。

这样一年一年，源源不断，更新交替，四季轮回，组成了香樟树完整生命轨迹。

岁月如梭，我尊敬的作家、兄弟赵长天去世不知不觉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里，我似乎仍感觉他还上海，在文坛默默无闻、少有声响地工作着，写作着，生活着。

记得长天去世前不久，即2013年元旦前夕，我与毛时安去瑞金医院看望他。必须承认，瑞金医院虽然离我供职的文艺出版社咫尺之间，但为了不打扰他的住院治疗，我很少去，仅以手机短信表示一些问候。那几天，我突然获悉他由于不断地、大剂量地接受输血，已使他的血液状况很复杂了，影响到了他的免疫系统。我想到长天会为此而苦恼，必须抓紧去看看他。

进病房前，护士关照，说话时间不能过长，戴上口罩。有些日子没见到长天了，只见他半躺在儿子那多购置的一张可调节体位的床上看书。那一天，时安没说几句话，即去看望邻室的一位病人病友。我就和长天天地北南地说趣事。我要让他高兴，让他对病情好转保持乐观的心态。他默默地听着，不多言语，眼神中不时闪出些光亮。

望着他瘦瘦的面容，不由让我想起一年前高粱红了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四川泸州参加的文化活动。那时，长天的身体还蛮硬朗的，一会儿走进漫山遍野的高粱地，一会儿钻入十里山洞，虽然当地是桑拿天气，闷热得很，但大家还是兴致很高。

那天，大家走累了，在一片荔枝树下乘凉喝茶聊天，主办方铺开宣纸，备好笔墨，请几位作家、画家留下书法。同行的赵丽宏、陆天明都手书一幅，我请长天也留下墨宝，他硬是不肯，说：丽宏他们字写得好，我就不凑热闹了。

泸州回沪半年不到，听说长天身体出现状况，又说去云南看老中医了。我赶紧去电询问，长天很平缓地回话：不要紧，来咨询一下。我对这类病有所了解，四十多年前，一同去崇明农场的我的一个同学，才十七八岁，到农场不到两个月，查出他患了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半年不到即撒手人寰。当然，现在的医学发展了，但还得诊断及及时，对症下药，不要错过医疗的最佳时期，或许会转危为安。后来听说长天返沪住进了瑞金医院，心里才松了口气。

在随后的2012年夏秋季节，晚上六七点钟，我下班骑车回家，好几次在暮色中见到长天与夫人一起在绍兴路上散步。我想，常住病房，应该在太阳下山、街人趋少的时候出来放放风。这条昔日安静的小马路，如今到了傍晚路边仍停放着一长溜的小轿车。他穿行其间，步履虽慢，但稳稳地走过昆剧团，走过汉源书店，从后面看，他那微驼的背影特征很明显，他不时地与夫人驻足交谈。我不忍去冒失打破这美好的情景，暗暗祝福长天能排除病患，渡过难关。

长天确实是个好人，将个人的名利荣辱看得很淡，处事不温不火，但有定力，有原则，这在作家中早已有声誉，有口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一度听说长天可能调任文艺出版社，我还问过他，介绍过出版社工作的一些特点。我想，如果长天真的能到出版社来，则将会对上海文学出版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动力，带来很多的发展路数。因为我一直认为长天是个值得深交的能量无穷的作家和领导。

对于这样一位仍存活于人们心中的作家兄弟，如何表达自己的哀伤和追念，确属不易。我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长天这样聪明的人，在已知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弱，已知时日不多的时候，在想什么，在念叨着什么，莫非他有佛陀一样的心怀，不然的话，在他无数的人生历练中，在突然遭遇的命运考验中，如何还体现了极度的善良、谦让、真诚和脚踏实地。

死是生的一部分，生命包含了死亡。

呜呼，长天——亲爱的兄弟，我永远怀念你。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明刊一篇《汤晓丹的中式棉袄》。

排起了长队。男女老少，不一样了。而如今，童年已成为遥远而依稀的记忆，我已二十多年身在异国他乡，与那来自故乡的青团的感觉，更是相隔了千重山、万条水！

青团的感觉，是春天的感觉，是思念亲人的感觉。如今远在异国，对青团的思念更加绵长……

青团的感觉，不仅来自它的色、香、味、型和口感，更来自它所象征的故乡啊……

